



——「大智度論」集粹之三十九——

說 菩薩 無 相

三和無相。若行色爲行相，若行受、想、行、識爲行相；若色是常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常行爲行相；若色是無常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常行爲行相；若色是樂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樂行爲行相；若色是苦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苦行爲行相；若色是淨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淨行爲行相。世尊！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作是念：我行般若波羅蜜有所得，亦是行相。若菩薩摩訶薩作是念：能如是行，是修行般若波羅蜜，亦是行相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，行般若波羅蜜無方便！
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云何當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有方便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若菩薩摩訶薩欲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不行色，不行受，想，行，識；不行色相，不行受，想，行，識相；不行色，受，想，行，識常，不行色、受，想，行，識無常；乃至不行色，受，想，行，識寂滅。何以故？是色空爲非色，離空無色，離色無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離空無識，離識無空，空即是識，色即是空；乃至：如是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有方便；是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般若波羅蜜，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行不受，不行亦不受，行不行亦不受，非行非不行亦不受，不受亦不受。」

智 銘

般若波羅蜜。若行色爲行相，若行受、想、行、識爲行相；若色是常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常行爲行相；若色是無常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常行爲行相；若色是樂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樂行爲行相；若色是苦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苦行爲行相；若色是淨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淨行爲行相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無方便，欲行般若波羅蜜，若行色爲行相，若行受、想、行、識爲行相；若色是常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常行爲行相；若色是無常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無常行爲行相；若色是樂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樂行爲行相；若色是苦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苦行爲行相；若色是淨行爲行相，若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淨行爲行相。世尊！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作是念：我行般若波羅蜜有所得，亦是行相。若菩薩摩訶薩作是念：能如是行，是修行般若波羅蜜，亦是行相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，行般若波羅蜜無方便！」

舍利弗問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何因緣故不受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是般若波羅蜜自性不可得故，故不受。何以故？無所有性是般若波羅蜜。以是故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行不受，不行亦不受，行不行亦不受，非行非不行亦不受，不受亦不受。何以故？一切法性無所有，不隨諸法行，不受諸法相故，是名菩薩摩訶薩諸法無所受三昧廣大之用，不與聲聞、辟支佛共。是菩薩摩訶薩行是三昧不離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此處欲以無相門破諸法。若菩薩無方便觀色，則墮相中，墮相中故，失般若波羅蜜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空故無相可取。行者先取善相，破不善相，所謂取男女等相，生諸煩惱因緣

；後以無相相，破善法相，若破不善而不破善相者，善即爲患，生諸著故；以無相相破善法，無相亦自破；所以者何？無相，善法所攝故。一切法無相相爲實。諸法無有定相，隨心爲異，若常，若無常等相。有理而憎愛，無理而憎愛，皆是虛妄憶想；若除虛誑相，亦無空相，無相相，無作相，無所破故。是色從種種因緣和合而有，若菩薩於色中取一異相，即失般若波羅蜜，色性是無相相故。

受是色相已，見色散壞磨滅，謂是無常；若見小許和合時住，謂爲常。常有二種：一者，若住百歲，千萬億歲，若一劫，若八萬劫，然後歸滅；二者，常住不壞。菩薩若邊邪滅故，亦不復觀真實常；若觀常，知是久住故常，非是真實，若不滅邊邪，觀色爲真實常，作是念：草木零落還歸爲土，但離合有時；是故說菩薩無方便，菩薩或觀色無常，無常亦有二種：一者，念念滅，一切有爲法，不過一念住；二者，相續法壞故，名爲無常，如人命盡，若火燒草木，如煎水消盡。若初發心菩薩行是相續，斷粗無常，心厭故；若久行菩薩，能觀諸法念念生滅無常。是二菩薩皆墮取相中，所以者何？是色常，無常相不可得。受，想，行，識亦如是。苦、樂，我，非常，亦爾。

行者不見五象常，無常相故，知是五象離自相；若知五象離自相，即是寂滅如涅槃，若菩薩心鈍，不自覺心離五象著，轉復著遠離寂滅，於無相中而生著，三十七品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亦應如是隨義分別。若菩薩觀外諸法皆無相，言我能作是觀，以有我心殘故，亦墮相中。若菩薩能離此著相非道，行眞淨無相智慧，作是念：能如是內外清淨行，是爲修行般若波羅蜜；是人亦墮相中。所以者何？不可著而著，不可取而取故；是菩薩名爲無方便，依止愛見，著善法故。是菩薩雖有福德，亦不得離老病死，憂悲苦惱，雜行道故，當不能得小乘，何況大乘！與上相違，名爲有方便，於一切法，不受不著，諸法和合因緣生，無自性故。是菩薩摩訶薩行是三昧不離者，常行不息不休，以大慈悲心故。入是三昧無障無礙故，所行智慧與佛相似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舍利弗言：「但不離是三昧，令菩薩摩訶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更有餘三昧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更有諸餘三昧，菩薩摩訶薩行是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何等三昧，菩薩摩訶薩行是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菩薩摩訶薩有三昧名首楞嚴，行是三昧，令菩薩摩訶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有名寶印三昧，獅子遊戲三昧：：離著虛空不染三昧。是菩薩摩訶薩行是諸三昧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復有無量阿僧祇三昧，陀羅尼門，菩薩摩訶薩學是三昧門，陀羅尼門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慧命須菩提隨佛心言：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行是三昧者，已爲過去佛所授記，今現在十方諸佛亦授是菩薩記。是菩薩不見諸三昧，亦不念是三昧；亦不念：我當入是三昧，我今入是三昧，我已入是三昧；是菩薩摩訶薩都無分別念！」

舍利弗問：「菩薩摩訶薩住是諸三昧已，從過去佛授記耶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也！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不異諸三昧，諸三昧不異般若波羅蜜；菩薩不異般若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不異菩薩；般若波羅蜜即是三昧，三昧即是般若波羅蜜；菩薩即是般若波羅蜜及三昧，般若波羅蜜及三昧即是菩薩。」

舍利弗語須菩提：「若三昧不異菩薩，菩薩不異三昧，三昧即是菩薩，菩薩即是三昧，菩薩云何知一切諸法等三昧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若菩薩入是三昧，是時不作念：我以是法入是三昧。以是因緣故，是菩薩於諸三昧不知不念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何以故不知不念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諸三昧無所有故，是菩薩不知不念。」

爾時，佛讚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須菩提！如我說汝行無諍三昧第一，與此義相應，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學般若波羅蜜，禪波羅蜜，毗梨耶波羅蜜，羼提波羅蜜，尸羅波羅蜜，檀波羅蜜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亦應如是學。」

涅槃一道，所諸空，無相，無作。未近涅槃時，多有餘道，即有諸餘三昧，皆入三解脱門，何等餘三昧？所謂首楞嚴三昧等諸三昧，摩訶衍品中佛自說；有深難解者，彼中當說。若菩薩能行是百八三昧等諸陀羅尼門，十方諸佛皆與授記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薩雖得是三昧，實無諸憶想分別我心故，亦不作是念：我當入是三昧，今入，已入。我當住是三昧，是我三昧；以是心清淨微妙法不著故，諸佛授記。

菩薩住是三昧，取是三昧相，諸佛無授記。何以故？三事不異故：般若不異三昧，三昧不異般若；般若不異菩薩、三昧，菩薩，三昧不異般若；般若、三昧即是菩薩，菩薩即是般若、三昧。般若，三昧，菩薩異者，諸佛授其記，不異故無授記。諸菩薩有諸法等三昧，入是三昧中，諸法無異。於諸三昧不作憶想分別，不覺不知，諸三昧自性無所有故，菩薩不知不念。

佛以須菩提自未得是三昧，而善說菩薩微妙三昧，陀羅尼，般若波羅蜜中不念不著，是故讚言：「善哉！須菩提行無諍三昧第一！與此義相應。」

舍利弗問：「世尊！何等法不可得？」

佛言：「我不可得，乃至知者、見者不可得，畢竟淨故……菩薩不可得，畢竟淨故；佛不可得，畢竟淨故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等是畢竟淨？」

佛言：「不出不生，無得無作，是名畢竟淨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如是學，爲學何等法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如是學，於諸法無所學。何以故？諸法相不爲凡夫所著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諸法實相云何有？」

佛言：「諸法無所有，如有，如是無所有，是事不知，名爲無明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等無所有，是事不知，名爲無名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色，受，想，行，識無所有，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故；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無所有，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故。是中凡夫以無明力渴愛故，妄見分別，說是無明。是凡夫爲二邊所縛，是人不知不見諸法無所有，而憶想分別著色，乃至十八不共法；是人著故，於無所有法而作識知見，是凡夫不知不見。何等不知不見？不知不見色，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亦不知不見，以是故墮凡夫數，如小兒。是人不出，於何不出？不出欲界，不出色界，不出無色界，聲聞、辟支佛法中不出。是人亦不信，不信何等？不信色空，乃至不信十八不共法空。是人不住，不住何等？不住檀波羅蜜，乃至不住般若波羅蜜；不住阿鞞跋致地，乃至不住十八不共法，以是因緣故，名爲凡夫，如小兒，亦名爲著者，何等爲著？著色乃至識，著眼入乃至意入，著眼界乃至意識界，著淫，怒，癡，著諸邪見，著四念處，乃至著佛道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如是學，亦不學般若波羅蜜，不得薩婆若？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學，亦不學般若波羅蜜，不得薩婆若。……菩薩摩訶薩無方便故，想念分別，著般若波羅蜜，……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一切種智，想念分別著，以是因緣故，菩薩摩訶薩如是學，亦不學般若波羅蜜，不得薩婆若！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云何菩薩摩訶薩應學般若波羅蜜，得薩婆若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般若波羅蜜時，不見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如是學，般若波羅蜜，得薩婆若，以不可得故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名不可得？」

佛言：「諸法內空，乃至無法有法空故。」

學般若波羅蜜，皆以不可得故，以般若波羅蜜氣分相，皆在諸三昧中；能如是學，是爲學般若波羅蜜，乃至十八不共法。

何等法不可得者，衆生空故，畢竟清淨故，我不可得，乃至

知者、見者，須陀洹乃至佛不可得；法空故，畢竟清淨故，五象不可得，乃至十八不共法不可得。

畢竟清淨者，不出生，不得不作等，因邊不起故，名爲不出；緣邊不起故，名爲不生。定相不可得故，名爲不出不生，名不可得；不可得故，名無作無起。是起作法皆是虛誑，離如是相，名畢竟清淨。能如是學，爲無所學，無所得。凡夫人心有無明、邪見等結使，所聞、所見、所知，皆異法相；乃至聞佛說法，於聖道中、果報中皆著，污染於道。諸法無所有，凡夫人於無所有處，亦以爲有。所以者何？是凡夫人離無明，邪見不能有所觀，以是故說著無所有故，名爲無明。

色乃至十八不共法，是中無明愛故，憶想分別，是明是無明，墮有邊、無邊，失智慧明，失智慧明故，不見、不知色畢竟空無所有相，自生憶想分別而著，乃至識象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緣；或聞善法，所謂六波羅蜜，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亦爲世間法，憶想分別著聖法亦如是。以是故，名墮凡夫數，如小兒，爲人輕笑。諸佛聖賢爲凡夫人說法，而凡夫著首聲語言，不取聖人意，不得實義；不得實義故，還於實中生著。今佛說凡夫所失，故言不能過於三界，亦不能離二乘。不得聖人意故，聞說諸法空而不信，不信故不行，不住六波羅蜜，乃至十八不共法。以失如是功德故，名爲凡夫、小兒。是小兒著五象，十二入，十八界，三毒諸煩惱，乃至六波羅蜜，十八不共法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著，是故名爲著者。

若菩薩如是行，是名不行般若波羅蜜；不行般若波羅蜜，不得薩婆若。新行菩薩無方便力，聞是般若波羅蜜，憶想分別尋求欲取，作是念：我捨世間樂，復不得般若波羅蜜，是爲兩失，專求欲得，或謂說空是般若波羅蜜，或說空亦空是般若波羅蜜，或說諸法如實相是般若波羅蜜。如是用六十二見、九十八使煩惱心，著是般若波羅蜜；乃至一切種智亦如是。以是著心學諸法，不能得薩婆若。與此相違者，能行般若波羅蜜，亦能得薩婆若，所謂不見般若波羅蜜，不見行者，不見緣法，不見亦不見，菩薩入十八空故不見，非以智故不見。

（上接第37頁「神通非神通」）

我確無神通，而且這些潛能，人人均有，絕非誰專利的，而且，我就算過得一關考試，我能過得一兩千人的考試嗎？溫哥華有幾位中西名醫，香港也有幾位名醫，都會來考過我，甚至有疑難病症時，向我求診，今天（一九八五年一月八日）與昨夜都有一位西醫來叫我爲他透視身體，另一位西醫約了下周來叫我看病，你說怪嗎？他們爲什麼會這樣「迷信」？

香港一位名西醫，來函要求我爲他透視眼睛，九龍一位名西醫，去年帶了全家子女來叫我爲之透視，一一隱病都經診出證實，他回港後爲我大大宣傳，頗有溢美之詞，難道我能騙得住那麼多位專科大醫生嗎？

這裏並非自我宣傳，只是說明我確非「妄語」，亦非「着魔」，我未以之斂財，未應邀上加拿大電視表演天眼，亦未應邀赴任何學府演講，更未掛牌營業。說到虛假，人生一切本來都是虛假的，天眼自然也都脫不了是假相，而非實相，只不過這種潛能人人有，可用於助人出苦脫厄，解除病源，雖未敢云已符佛陀慈悲之旨，也不能担個什麼「天魔附體」「妄言欺世」的重大罪名吧？誰在經堂上罵我，可真是太過責了，是非未明，真相未察，就是定別人罪，恐怕有失大師身份吧？我去年如何在大師面前爲遠在北京的陌生人遙診，證實完全符合形貌與病情，當時在座目擊者有二十人之多呀。我怎着了魔呢？

「魔」也罷，「妖」也罷，我問心無過，只愧未能深入經藏，亦未有大力行菩薩慈悲道多爲些衆生診看病源，助之出苦厄，我巴不得日夜都不用睡息，也不必爬格子賣文爲生，讓我可全力爲人透視才好！那潛能是井水般源源不絕的，可惜肉體會疲倦無法配合潛能，也只好盡心量力而爲而已，學不到菩薩，只好做個「善魔」吧！

不過，的確應付不了那麼多人，若非事態嚴重的，我都不回信了，看着書房那幾大紙箱累積的來函，我心中並非不感到歉疚。